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

第五回 韓氏子明園配柳 李家郎棄產尋仙

話說李王孫，已欲將柳姬歸於韓生，但未曾說明。這日，因想起生平作為，說道：「我雖變跡埋名，還要棄家訪道，諸事俱在不論。惟有柳姬，才色絕倫，前對我說，韓郎現在困苦，終非貧賤。這妮子所見，到與我同。我今日設酒春明園，就把柳姬與他，遂了心願。然後把家產交付他們，豈不是好。」因叫蒼頭來道：「我昨日吩咐你，打點庖人樂部，想俱齊備，可去接柳娘子先到春明園。我自尋韓相公來。」蒼頭應命去了，李生道：「人生都為這一個情字，惹出多少無明煩惱。俺早已打破此關了。我且去尋韓生，柳姬想也就來了。」按下不表。且說輕娥，要回復信音，走到章台，見門鎖了。「定是姐姐不在。我且到春明園去看。行已到此。那花徑中遮遮掩掩走來的，多是我姐姐。」柳姬看見輕娥，說：「你回來了，我今日妝束的可好看麼？」輕娥道：「鬢兒梳得絕精，只是安瓚不正些，我且與你正正。適才那韓生，好生致意。早承鸞信，願偕鳳占。姐姐，他並未結婚，亦無外宿。」柳姬道：「住口，前話只好你知我知，郎君自去邀韓相公，想必就到。我們一壁廂候他便了。」只見李生攜著韓生手，一同走來。見了柳姬道：「你過來見韓相公。」柳姬向前，道了萬福，韓生回禮道：「這就是章台柳麼？」李生道：「正是，他久深居，今特薦上客耳。」韓生道：「李兄名園，不殊金谷，麗人何減綠珠。仗此花神，願得青春無恙，自首同歸，何幸如之。」柳姬道：「相公與郎君，可俱稱玉堂之賓，奈妾愧石家之婦何。」李生道：「叫樂人承應。」輕娥拂席，柳姬把盞。「韓兄，你寒食佳篇，柳姬近來頗習，試歌一番。」柳姬歌罷，韓生道：「李兄聆音，不數四時子夜，絕勝舉國陽春。」李生道：「待我手奉一杯，韓兄請酒。柳姬，我久不見你舞了，好一折腰，試他垂手。」柳姬遂起身舞了一回。韓生誇道：「看他如花前翠帶從風，似樹下霓裳出月，真個舞的絕倫。」李生道：「當真的，把酒移到瑤光台，我們從金波橋過去。」小伺們遂將酒筵移去，又復安坐。李生道：「我再敬一杯。韓郎，你名士無雙。柳姬，你佳人獨立。一個赤繩未係，一個□的猶存，自合雙飛，真難再得，便相配偶，不必遲疑。輕娥掌燭，柳姬送酒。酒來，我代你們一祝。」將酒對天，酬後說：「祝此二人，佳期之後，天長地久，夫貴妻榮。」韓生道：「李兄，他雖未抱妾禍，已在小星之列。小生後來烏鵲，敢分明月之棲。」李生道：「你兩人恰好一對兒，何容推辭。大丈夫相遇，於杯酒之間，一言契合，尚許以死，何況一女子乎。」韓生道：「大德不報知己誠難，安可復西子之施，奪人之好。」柳姬道：「妾方待年，並無過愆，何故相棄。」李生道：「柳姬，你差了。你就是仙女，也有個吹簫碧落，怕不做悔藥齊天。」輕娥道：「姐姐他相女配夫，韓郎他為君擇婦，佳人才子，正好成雙。趁此吉日良辰，莫誤花燭。」李生道：「韓郎、柳姬，你們當此星月之前，花燭之下，誓同結髮，都莫負心。」只見韓生、柳姬跪下，各祝一番。起來，李生方吩咐蒼頭：「將鼓樂、花燭送到園中西洞房去。」韓生向李王孫深深打了一恭，說：「小生拜謝。」李生道：「義氣相與，何謝之有。韓兄三日之後，同柳姬到俺宅中，還有一言相告。」韓生說：「遵諭。」李生作別回去，韓生方向柳姬道：「娘子，我與你紅樓偶逢，喜隨同根之願。」柳姬道：「當日將無永絕，今生何意為歡。」

此夜，輕娥走來說：「韓郎，你那得閒坐，快入洞房去。姐姐請行，這事替不得你的。韓郎走來，我教你個七字經兒。道是『軟款溫柔不識羞』，我替你們帶過門去。」卻背地說道：「他兩個遂了心，卻怎生發付我來。」正是：

一樣玉壺傳漏去，南宮夜短北宮長。

竟自去了。

韓生打發輕娥去後，方才緊閉繡房，把燭移向牀前，寬去大衣。柳姬亦卸下妝飾，僅留內衣不去。同人羅幃，香腮相猥，舌尖吐送。韓生把他抹胸解去，露出兩個乳峰，猶如新剝雞頭。摩弄一回，才褪去小衣。只見兩峰夾溪，雞冠上露。到了此時，情不自禁，將玉杵舉起，徐徐放入。漸覺探著玉洞桃花，輕抽緩送。柳姬因愛慕已久，倍覺情濃。雖是疼楚，只好半推半就。後來魂銷幾次，頻吐嬌聲，顛鸞倒鳳，約一個更次，覺酸麻上來，方一泄如注。雲雨已畢，韓生將綾帕一試，上帶猩紅，緣知尚是處女。重新摟抱，交頭而臥，敘起從前愛慕之情，相思之境。到了半夜時分，聽玉漏頻催，金雞將唱，方才睡去。

正是歡娛嫌夜短，不同寂寞恨更長。

且說李生，到了三日之後，想起前言，說：「俺一向不樂人間情慾，尋仙方外。只有柳姬撇他不下，又已配與韓君平。前約他夫婦三日之後，過俺宅中，早著輕娥請去。待他來時，這幾十萬家計，盡付與他，俺便飄然長往了。韓郎，韓郎，你怎知俺數十年前，曾為名將，北征突厥，西討吐番，後來卻混跡屠沽，逃名花酒。到今日好似一場大夢也。」正說話間，忽見韓生夫婦走來。李生道：「韓兄，你們來了，俺檢點些小家計，大約有數十萬，家童數百人，都已在此。今日就交付你們，俺從此去矣。」韓生、柳姬同道：「呀，卻為何這般說起？」李生道：「韓兄，俺與你都是英雄輩，一諾無爽，不必再讓。」柳姬道：「怎受這許多。」李生道：「柳姬，你知俺是豪爽的人，怎做的守錢虜。」韓生道：「李兄縱要尋仙，再住幾時，去也未遲。」李生道：「遲了，遲了。」韓生道：「李兄，我那件不受你惠來，既贈僕馬，又付家貲，你卻孤另飄零，如何使得。」李生道：「韓兄，這些腐物，豈足以係我心。聽我說來，俺也曾登台拜將。」韓生道：「原來李兄身曾為將了，到頭來卻如何？」李生道：「我就長揖謝了公卿，混跡市中，聊寄色酒，不用姓名。」柳姬道：「如今卻又何為？」李生道：「你看我白髮漸漸盈頭，到底落個臭皮囊。我如今要遊歷名山，尋求修煉之法。騎鶴昇天，才是我下生快樂哩。」輕娥道：「郎君我雖婢子，性亦好仙。」李生道：「輕娥肯從俺去麼？你縱不是仙才，亦非凡骨。姓做個秦宮毛女，梁家玉清，數年之間，到是你先會俺哩。」輕娥道：「郎君此去，雲水浮蹤，寄跡要在何方？」李生道：「俺多在終、華二山了。」韓生與柳姬不覺淒然淚下道：「你定要去了，相見之期，今生未卜。待俺執一杯相別。」李生道：「將酒拿來，飲上幾杯。去後，這酒做用不著了。倘得正果，恐難到舊家門哩，俺就此去也。」仰天大笑出門去，卻伴青雲入翠微。柳姬道：「呀，他就長揖而去，你何不追之再致一言。」韓生道：「不是。此豪達行為，適已備言之矣，勿復致訝。縱挽之亦不回來了。」柳姬道：「真是無可奈何。相公資用頗給，室家有人，日月磋跎，功名在意。」韓生道：「天子行幸將歸，尚須春試。禮部侍郎楊渡，他常知我才名，我便應試去也。」正是：

人無回意似波瀾，琴有離聲為一彈。

縱使空門再相見，還如秋月水中看。